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蔣翰

明文海卷二百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六

著述

刻唐詩二十六家序　黄姬水

叔氏浮玉于梓唐人詩自武德迄建中二十有六家成有詆之者曰唐人詩自貞元以後其音嘽以緩替之漸也弗梓可也以問余余作而歎曰夫詩者聲也元聲在

天地間一氣而其變無窮者也取諸洩志而真已矣代冐論也今之談詩者其誰不曰風騷而下其漢與魏乎漢魏而下其唐之盛乎指五尺童子而問之亦知談如是也嗟乎名言也而未為達方之說也即是而論則三百篇已矣奚有于騷奚有于漢于魏又奚有于唐之盛耶嗚呼今古時遷質文俗革聖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故苟根于心不必復古苟出于真何嫌于今奚必易衣裳而綣領反雕峻于采茅者哉昔九方堙相馬曰臣

得其精而牝牡驪黃弗與也以代論詩是以牝牡驪黃相馬失其精者衆矣若曰氣有强弱調有高下以是疵焉則天地之可以聲求者莫如風雷必以奮者迅者為雷則殷殷然以鼓者非雷也耶必以飃者颲者為風則飀飀然以嘘者非風也耶故激烈雄邃者詩也温柔暢婉者亦詩也惟其真焉而已浮玉子曰彼之詆者亦知貞元建中諸子之撰其律和其情備非不嘉藻也慮夫效之者其調日趨而莫之底也余曰否否在人今夫閨

房里巷未嘗論討而其言可被管絃即宿儒老師曰某格某調卒歲窮求而不能幾一言者有矣故如其人雖降而為貞元建中真也猶之章縫之士而為桑麻之談俗亦雅也非其人雖躋而為開元天寶弗真也猶之市井之夫而習都人之語雅亦俗也嘗聞陳思王曰有南威而論淑媛有龍泉而議斷割竊笑夫窮鄙之社空空之夫字義句讀尚或未通却乃剽竊其詞倔强其句嘵嘵然曰我漢我魏我盛唐也而輙置其蜚啄以凌誚媒

孽侄哲可羞也已悲夫悲夫良工獨苦寧自今哉有唐三百餘禩不知作者凡幾而流傳於世者僅百人耳雖所詣不同緬想吟魂靡不極慮沉思殫其生平者矣則雖卑弱如晚唐不可以訓而亦不可以湮也况夫郎拾遺秦隐君皇甫司空輩與錢劉抗行者哉至如李蘇虞許接軫於沈宋顥詠頎建方駕於王孟者所不待贅也于是浮玉子命書簡策以詒同志云浮玉子嘗學於先子五嶽君故知詩

貧士傳序　黄姬水

粤天生民惟民有欲迺作君師俾寄乎理故帝王之治井授廛分務存普濟而王燭之化人熈户給自臻大同粒被之外靡圖滋羡富貧之目于斯未分自夫鴻古既降窮縱肆趨茹杯土茅之俗遐珍甘峻雕之風起故天下之民五性蠱其衷十盜集其室盈則驕華僣于宸御歉而匱痒謟赴頓陶眥鎰豐溢者力適而勢彰釜簏單虛者友疏而家誚於是各人其人各心其心舍孑身皆

胡越處一姓為仇讐攫而爭也如猛獸鷙鳥豢而養也如廄肥欄畜然祿以德享財非悖入精英之聚鬼神所殃多藏之門鮮不罹咎如漢卓以郿塢而族晉崇以金谷而收若是燼滅者不可勝紀良足鑒矣然昏惑沉淪危亡安樂莫不熙熙利來穰穰利往貪墨掊克而禁心充位饕餮苟得而跖行塞閭貴豪積貨于丘山元庶槁躬于溝壑嗚呼此天下之所以日就于匪康而貧士之所以希覯也困亨貞于周辭無怨難于洙訓豈我誣哉

然庸彙雖繁廉資者特受情瀾雖倒清介者獨持則代亦有其人焉由今論世即事考心或逸尚高盤弗屑塵𦁛或懐冲養順恐擾天和飽仁飫德則澹視如雲苦節清修則嚴揮若涴保身明哲以遠害而輕履命舛乖以居易而泰是皆襟伻玄造意軼遐皇不以欲疚不以俗磷不以終渝者也吁哉阜乎其諸蜂營蟻競而靈鳳丹山神龍蒼海超然無累矣乎使天下皆貧士之心焉則揖讓成而雍皥登矣詎可易視之哉慨其不樂世間名

跡韜闒閶有散見經史百家者不有類傳曷便披抑馬遷之紀貨殖未免與汚揚雄之賦逐貧豈能激濁陶歌蕭咏緗帙多遺其也幼遭坎壈雖處屢空之時緬思古人實獲宴如之抱癸巳之春青陽卧疾乃就榻上徐為編摩姬周迄今凡得七十五人列為二卷務皆畢老無榮斯登芳簡倘先窮後達老乏少殷有一朝之遇者皆所未編也始之蹟述繼以頌揚庶乎景表懿德遠揄素風則是傳也非徒為一巳之私好將以望天下之困窮

君子庶幾有聞而起也

註參同契序　徐渭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為經體而註自為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才韻調不遠古今相隅考問無由指存為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

湮也坐于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
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
四言為經五言為註是止憑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儈
妄裂亞掐如萬手繅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
繆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
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
一經一註毋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遜束
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

經條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别然
當其未分不特為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
物當付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
妄擬乃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
人亦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
既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掇拾糟
粕希不見誚斲輪矣皁皁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
心于中開戶支窓絫之斗蓬一用寄衡主言始終言終

於甘始於十凡若問吾心正兎三雙而雞十雙蒼箕中人叙言

詩説序

徐渭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説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説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為之解其要在于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于用而已用吾心之

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譬諸癢者指摩以為搔未為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求未通之書雖盡釋也譬諸痒者指搔以為搔未為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烝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

若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于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為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于用深有得于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正人

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為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剌缺漏按駁禁捋胃掐而胥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于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四書繪序　徐渭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瑪瑙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驁伏

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畧書表叙比之尋史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内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榮為脉圖孔為穴脉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脉絡孔穴隐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説未免牀上疊牀乃感

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即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鉤既以色為號復造形相别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隐括數語脉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謂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謂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文章辨體序 余孟麟

夫文以道其心之所欲言曷為而有體也文之有體夫

即樂之有倫乎樂之為音起於蕢桴土鼓成於大章雲門而蹤於流商刻羽究其指極則曰無相奪倫聲者不得振振者不得聲何其犂然辨耶今夫道以麗事言以因時載在往籍如畫卦敘疇亡論巳自朝廷矢謨閭巷托詠與夫勒之彞鼎陳之諷諭以極于儒生墨卿之所屬詞而引類為賦為序為贊為書諸不可枚舉總之則出乎至情而發之當物皆文也劉勰氏曰表章序記則羽儀乎典雅贊頌歌詩則楷式於清麗豈所謂體固然

耶古之作者言人人殊然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大都各率其體是樂之聲者聲振者振晳乎不可紊鑿乎不可廢也晚近世操觚濡藻之士非不羣然踵接顧師心自用斤斤不喜剿說而擿埴冥行去先王仁義禮樂之道且詭而遠非夫文辭多變不識其體乎奈何鼓宮以角應叩角以宮應也鮮不悖矣嗟嗟文胡可以無體抑胡可以弗辨也海虞吴公訥慨文體之不端後學者靡所考鏡乃取古今之文編為一書上下數千載其人無慮

數百家凡古歌賦以及銘檄爲類數十餘種釐正體爲五十卷而附以變體五卷彼其無闗世教者並置不録名曰文章辨體揚扢微深劈析疑豫發今曩之藴校華質之規良以觀象乎古人而貽則于來葉也往有刻本其傳不廣玆重爲繕梓以公惠於人人刋既成予覽其書而序之曰射御直藝耳非得其道不精予觀善其事者省繹于括度先後于馳驅若飲食被服然終其身而不厭而衛蒯之工若弓矢之端衺不勞揣逆而知此其

法也至其總驂騑而中侯鵠隨所試而無不當則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非法也道也惟精者自得之耳故曰齊扁之斲輪也進乎道矣是書所具故法耳學者由其法而精之參伍夫歷代之變而仰遡乎先王仁義禮樂之訓其於道殆幾矣

百家類纂序　余孟麟

百家類纂者羣百家之書各從其類而纂次之也夫百家所從來久矣禎圖靈篆玉策金繩靡得而云典謨玆

降機見殊門爰有鏤精揆義之士各暢其性襟宣之簡素勒成一家言不其彬彬焉鏘鏘焉于文藝之圃哉自漢以來史官别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四類而經史子集並世異流矣或曰諸子之澶衍皆起于聖學之湮塞也夫大道既隠微言幾絶一曲之見欲以杼軸精英窮極跌宕故朱藍並妍不相祖述然舉其靈變則超詣弗神裁其名理則詮析失實卒使蔓延雜說畔于正軌其不為道術裂者幾何乃讕言兼存璅

語必録君子猶時有取焉則奚以說也予觀類合之書或以文羅衆妙或以事囊千載參伍古今之變發揮物彙之情昔人所稱入道見志之書而隋志亦謂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故傳聞者所弗棄也但充厢照軫繁積弘多索貫披條尋究不盡有識者所以詳繕故實比類相從標其妙義削其枝辭以纂會成帙顧夫靈禀罕遇管窺易蒙各擅編摩不繪經練傳家以摎冗為富人以淫麗為誇是故摯虞流别徒掇菁

華義虔集林僅娛耳目且代次弗拘雅俗罔擇志牒雖夥殊未有秩然者此百家所繇類纂也今諦閱其書八家臚列以陶鈞乎品教故儒家立其準以觀研乎冥筌故道家攡其精以綜覈乎施注故法家儆其實以幅尺乎體格故名家表其模以曠適乎解脫故墨家括其隐以搆攝乎機變故縱橫家致其曲以釀浸乎物典故雜家通其方以籠挫乎韜略故兵家掄其算有題引以叙各家之本原有題辭以詳諸子之始末而又去其踳駁

捘其綱統使讀之者若控銜轡馭六馬從横屈曲于九折之坂而不亂以殷鑒曩古以設教將來庶幾乎凖的人倫佐張興理亦在所不可缺如已抑又聞之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多聞見而岐于他道君子之所闕也嗟乎石以為錯不曰非玉弗用也藥以攻疾不曰非五穀弗食也誠極其異同之故達其指意之殊而一要諸聖軌即泛濫百家不足為我惑而且將為我用是故君子之於學也博而取之約而擇之以是

乎不然者射弘博之科矜閎麗之識窺壖嚌胾而奥旨靡聞飭錦彪章而實用蓋寡此又類纂者之深慮也

詩考序

王樵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云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今按夫子正樂止言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風蓋二南用之天下無俟于正十三國變風雖領在樂官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而不必皆有所用孔子不必一一論

而定之如雅頌也自史記有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之語故後世謂孔子刪詩其實未嘗刪也雅頌有殘缺失次者正之而已班固謂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季札觀周樂以小雅為周衰以大雅為文王蓋以正變為大小也則當時禮壞樂崩之後詩亦從而亂也久矣夫子自衛反魯得之他國叅相正定然後各得其所得其所者得其所用也有王者作則禮樂興是皆其用豈空言哉近時王純甫先生謂夫子論治則放

鄭聲述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即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即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於樂而存其辭於詩則詩樂為兩事矣此言固是而未盡詩樂雖非兩事然當知詩自詩也聲自聲也笙詩六篇有聲無辭舊蓋有譜以記其聲而今亡矣非但笙詩也餘詩皆有譜有譜而後聲可傳今辭傳而聲不傳矣孔子曰鄭聲淫謂其聲淫耳若曰皆男女相悅之詞則是鄭詩淫矣鄭聲者周子所謂妖淫愁怨道欲增悲者也疑春秋時所謂鄭衛之聲

者亦不專行于其地諸國皆有之但是其音節而不必
是其辭則皆其聲也夫子以其時之所尚而盛行蕩人
心壊風教莫甚于是也故亟欲放之放鄭聲者夫子之
本志歸魯正樂則考定雅樂以為之兆也當時聲與辭
俱存故樂可正今聲不傳故古樂卒不可復而其辭之
存者亦多非古經之舊自朱子集傳之後其門人項安
世平甫時于言外有所獨得可謂有功于此經其說曰
甘棠分陜以後詩也何彼穠矣東遷以後詩也楚茨以

下十篇正雅而雜之變雅豳風雖繫于國風之末然非變風也周公之正風也七月周公所作備陳王業之本以告戒成王與無逸相表裏其餘或周公所作或為周公而作無可附麗故取而綴于七月之後且有豳雅豳頌一詩而具三體不止于風也故置諸風雅之間所以尊之見與列國之風不同也自王仲淹例以為變風既失之而且勤王亦未敢誚公之言以為君臣相誚尤無理其曰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固矣獨不曰周公至

誠卒能正之乃不曰正而反曰變以損其實乎殆非夫子之意也周頌章句與風雅之體不同其音不必協其句不必齊其章不可分記曰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正謂周頌也倡者舉辭和者舉聲三嘆則和聲之多也今其三和之譜不存而一倡之辭獨載此所以多類有闕文疑義而不可易知也桓之詩春秋傳以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非其舊者多矣商頌那與烈祖二詩皆五章章四句以韻考之可見獨第五章各加顧予烝嘗湯

孫之將二句以為亂辭而必欲準之周頌以為一章則失之牽合矣國語稱那之末為輯之亂則元非一章明甚又長發殷武皆明著章數不應一頌而自為二體玄鳥一章亦當分四章章皆五句獨第三章七句此詩每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辭正與文王下武等詩相類皆其分章處也而經師不察右皆項氏之說自朱子一洗小序之陋以詩說詩而不為沿習所膠其得詩人之意不啻什九愚學之晚因項氏之說再為考録相遺經

接緒義成先覺是亦朱子待後人之心也

校録古禮序　王樵

古禮亡闕文公朱子甞請於朝欲修三禮而不果又甞編類亦未成書然其考禮之意凡吳氏叙録所擬議者俱已具朱子與潘恭叔書中朱子大意儀禮附記一也禮記分類二也其他經傳及注疏類書但說禮文者並編集別為一書三也周禮全書雖不可分析若欲便于考閲亦即以祭祀賓客等項事別為門目自為一書四

也此外雜書若國語孔叢子之類別為外書以收之庶
無所棄遺又不至混亂五也竊謂此恐是朱子編類之
初例也又答應仁仲書曰前輩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
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
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
之按朱子所定此本不知與所編儀禮經傳通解同否
要之分章句附傳記朱子以為讀儀禮之要法因恨不令
韓文公見之而吳幼清乃謂經之章後不宜隸以補記

補傳經之篇後不宜錯以傳篇補篇其亦泥之過矣經傳錯處如漢費直以易彖象傳釋經鄭玄王弼又分附卦爻之下誠不可也朱子之書豈有是哉愚嘗謂經不可補而記則可續朱子於禮經中如內則等篇名曰補經而所删修實戴禮之文非經也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如郊特牲中有冠義昏義在本篇宜削而歸之冠昏本篇乃得其所是乃正其錯簡而非亂其成篇也內則最為完篇中間亦雜以養老一段朱子所定

内則之文一曰事親事長次曰飲食次曰男女之別次曰夫婦之別次曰御妻妾次曰胎教次曰生子次曰教子次曰冠笄嫁娶整然有倫使先儒掇拾之簡更成完璧豈得必以舊文為是乎自有此書使學禮者尋討易見要領豈不甚幸且於衆論有所折衷尤非小補惜乎禮學日廢學士大夫罕復究心于此并其書而不復讀者多矣世之所存僅有監本而殘闕漫漶幾不可讀予竊懼焉爰取舊本叅校而重録之儀禮十七篇三山楊

信叔有圖行於世足為禮經之指掌禮必有義義必相附取冠義等篇依朱子所定各繫經後其內則以下諸篇并喪祭二禮悉依朱子與勉齋黃公所修而録之取便于誦習故但掇其要畧餘有不能盡者凡朱黃所采輯諸經傳記之文惟周禮謹遵朱子初意别為一書云

周禮全經序　　王樵

孔子曰為國以禮先儒程子以為達此理者堯舜事業也葢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

而化而樂興焉此理之自然也君子循乎此理故其為國自君臣父子之大以至言動威儀之細其多至于三千三百而莫非此理流行之體天地萬物自然之定分也但我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顏子克已而復之於一身堯舜安仁而達之於天下其為禮一也故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謹之於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達之於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者一事而已所謂順此理而不以私意擾之故曰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得此于上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得此于下仲尼所以飯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也或謂夫子若得邦家堯舜事業如運諸掌此理不然夫子不得邦家堯舜事業何嘗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無非堯舜事業邦家之得不得非所以為夫子之加損也由求之徒蓋未

達也顏子其庶乎故子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嗚呼周公之道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周公之道堯舜之道也其遺典之存者有儀禮周禮他經言其理二禮見諸用此固古聖人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實事也佛老見其大而不見其實則騖而為虛禮學專門之家見其細而無見其大則拘而為陋二禮之不明也久矣漢儒譬之周公守藏吏也名物充陳不問良楛天球河圖兌弓和矢與夫名材毒藥

敗鼓之皮但傳以為先世所遺者皆籍記而封守之惟謹王安石啓漢儒之藏用其毒藥以療人之饑渴遂禍天下世之以是為周禮病則亦過矣紫陽朱夫子見高千古學綜往哲嘗謂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因為之緒正今世所傳家鄉邦國王朝禮與其徒黄直卿所纂喪祭二禮者蓋僅其編類之稿本也将復加筆削而先生殁矣元吴幼清氏有志續成之而

又不就長樂柯君獨能精考力求不泥於名法之拘陋而能見其大於古聖人所以由之於身而措之天下國家者可謂見其實其書之先成者有周禮全經蓋取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實冬官也不煩割裂紛亂而全經自復乃集諸儒之說以釋之發所見以原之其間如鄉遂井田貢賦軍伍皆有獨見非諸家所及周禮既成將遂及儀禮以終紫陽夫子之志日偶遇予雲陽一語意合遂辱定交閱歲盡携所著過予草堂而相訂焉且以序

屬予愧謝弗逮而柯君之意堅甚乃為著其志焉國子先生姜叔氏者廸古崇禮之士也試以予言質之當復有以進於柯君

薛方山隨寓録序　何良俊

方山先生詩文集總若干卷既刻梓以傳矣兹隨寓録者乃督學浙省與治兵秦中時其所論撰門弟子隨手輯録遂亦成帙先生出以示某使序之某卒業以復于先生曰先生之文若淵海然余不得其涯涘余曷敢序

焉曷敢序焉先生曰公一時最知文且素戇直言不誣公無辭余曰唯唯余憶辛卯年與先生俱入試于南都先生爾時名譽籍甚已震動于都城南畿人來就試者皆知常州有薛先生善為古人文其學無所不窺南都士莫有能先之者先生偶知余過訪焉交見甚懽也是年先生與余皆見黜于有司相繼以㧞貢去繼是先生以甲午舉於鄉乙未舉會試第二先生官漸起天下人皆知有常州薛先生矣而余屢試不售遂歸隱東海上

取所藏故書讀之每晨起誦讀必至丙夜遊行持卷册有時顛墜阬岸蓋欲覽前代餘畧以揣摩當世之事不但為文詞爾也如是二十年復出以干時又不售得翰林孔目而南非其志也甫三年即罷去而先生故勸遊矣丁巳春相見于青溪之上各出示其所為文相顧大笑先生乃曰公不負余余亦不負公哉夫今世所稱最善為文者公知之乎大率有三等其一喜言理其二好騁聞見援引故實牽合強附以奇僻為工間有不涉二

者能上追史漢論事切當情實忼慨激烈于時世有關然合之於道或稍牴牾余於此二者不能無慊心焉若其崇奇好怪務為晦澀故滅裂其體艱深其辭然要其中之所存不越常人之見此又最下劣不足言者余試舉言理者與公論之嘗聞古人云文以載道未聞其必欲援道以為文也夫援道以為文此之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舉世莫或非之然道正不須言不言而道未始不在苟一涉有言稍或不合則毫釐之差而學者承誤襲

謬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夫道者磅礴混淪酌之不竭如羣飲於河由人自取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此之謂也夫飲河者豈能盡河之水猶之求道者豈能盡天下之道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言人之氣有清濁性有剛柔各充其量不能兼也今序一人之事則曰某事如此是仁也某事如此是智也則是聖人許人以各具而今人顧能全體之耶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子曰中人以上可以

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所謂語上云者道之謂也語下云者器之謂也則是以聖人之門中人且不得語道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贈一人以言則曰如是而謂之性如是而謂之命如是而謂之天道則是其所告語者盡子貢以上人耶然要之無當于其人無關于其事不過取先王芻狗陳之見者曰是嘗為神之所憑矣遂駭然生敬而不知其故芻狗也世無尼父誰為

折東為文之弊余不知其所届矣余舉手以謝先生曰先生之言某之心也後數日陸祠部五臺過余偶論及文余舉似之五臺曰為文語道蓋自昌黎公已然矣余曰公試舉一二五臺曰如原道送文暢師序皆是也余曰嗟嗟五臺夫文名原道非道曷明且文暢以浮圖之說與吾儒角立苟非明吾道以勝之又將何所言哉至昌黎其他之文若送王含秀才則近取于醉鄉送董邵南則遠思燕趙悲歌之士辭意忼慨令人思奮豈必盡

談空談性說仁說智哉夫道若日月然日月在天則盡天下之物凡慘舒榮悴舉莫能逃其形矣道在天下則盡天下之人凡邪正得失舉莫能遁其情矣譬之太史公作史記其序游俠刺客四豪諸人皆直述其事宛如畫出而千載之下讀其文者猶可想見其人然而道固自在合之不合而醇駁之迹見矣豈必曰某事合道某事非道然後為得耶故懸日月以待物而物形自見苟一物以一日月照之日月其晦乎懸道以待人而人情

自見茍一人以一道語之道其裂乎五臺曰道固若是公無乃稱故余因叙先生之集聊復及之先生之文談理而不見其迹引故實皆當其事上薄史漢而不詭于道今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之蓋必得先生之意然後可以讀先生之文後世有知余二人者其在斯夫後世有罪余二人者其在斯夫

唐雅序　何良俊

張子撰唐雅成東海何良俊曰余讀謝康樂擬魏太子

鄴中集詩蓋未嘗不傷之焉夫世有辭章之士茍得見知其主上下齊契君臣同聲相與遊讌詠歌雍容盛美顧不謂顯榮哉然好文之主不世出難進之士彼其于世又不屑屑也遂有伏死巖穴終身不得望帝王之門者此其遇不遇何如也世有如此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誠使謝與七子比肩於建安之朝則公幹仲宣之亞匹自偉長而下有不得爭騁而較疾矣乃遂偃蹇下僚終以狂逸取罪當世故其言獨傷宋玉唐景鄒枚嚴馬

之主不文魏武帝雄猜多忌而以鄴中之娱為書籍未見此其意不無少望也今余考鄴中諸作自公讌贈答之外不少槩見獨有唐君臣之盛視是有加焉夫唐太宗當草昧之初即好篇詠海内風動羣士嚮臻是以俊彦在列風雅盈朝每朝章國典錫爵寵行節候和酩物色妍治苟情有所屬事足樂詠者則君倡于上臣和于下雖以一事之微而鋪張陳寫曲盡其變獵秘搜奇窮綺極麗顧盼而興風雲唾咳則成珠玉至景龍中上官

昭容以宮闈之媛往往與朝士捋能竇從一以將臣而時有屬綴蹈厲之音初無間于彤管婉約之辭亦不遺于武弁轉移之機有符神宰陶鑄之功無爽玄造謂之曰盛信不誣耳使謝而得聞茲風則其感歎當又何如耶然世有謂詩者無益于治天子在上可無用詩嗚呼茲豈然哉夫詩之所從來遠矣自卿雲賡載之歌作于朝康衢之謠興于野詩道其濫觴乎厥後世代遞變流別漸繁雖美刺雜陳而風雅無別至孔子刪詩始定著

為風雅之名詩序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則雅之義蓋兼風矣古者天子在上則在下之人茍有其情而不得言與言之而不能盡者必託之詩以自陳于天子故凡王政闕失民俗吡亂以至貧士失職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一見之于詩天子初不下堂遂由此而覽知天下是非得失之故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上下之間但以微辭相感動而精神流通雖最僻遠若出一體詩為用豈細

故哉及王澤竭而雅亡天子遂不用詩士亦恥以辭章自進由是天下之情始有壅而不通而困窮之士愁苦怨嗟之聲作夫愁苦怨嗟之所謂詩則古簡今考槃之屬君子以為衰世之徵是豈詩之本然耶世之集唐詩者衆矣率多里巷歌謡要非詩之本張子特取唐君臣唱酬之作集而刻之其亦有康樂之感也夫夫聆鈞天之奏者塞耳不願巴渝之歌觀黼黻之文者瞀目不願茹藘之色自唐雅出則諸集詩者可盡廢矣或者又以

為唐初承陳隋之習詩歌靡曼君子蓋無取焉夫陳隋以偷安之君競事淫侈乃造為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等曲輕綺浮艷特委巷之下者耳亦何足宣之廟堂布之典訓其風雅之罪人乎若唐太宗以英武之姿雄畧蓋世卒能混一區宇讋服戎蠻故其詩有曰雪恥讎百王除兇報千古又何壯耶至于所謂庶幾保貞固虛已厲求賢則禹湯之規也滅身資累惡成名有積善則風愆之戒也其後玄宗雖頗驕盈而餞贈守牧拳拳子

惠之言春臺望有還念中人罷百金之辭猶志存儉節

苟槩以陳隋視之不亦過乎且一時之臣如魏徵之詠

漢書則責難於興禮虞伯施之觀宮體則弼違於雅正

李景伯廻波之辭秩秩初筵之儆李日知定昆之作悠

悠勞者之歌宋延清應制龍門追思農扈魏知古從獵

渭水取類虞箴並辭託婉諷義存忠鯁即詩序云主文

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若此者非耶苟得

推是而廣之亦三代之遺也世主因不用詩遂以為詩

不足用嗚呼可無傷哉是編起自武德迄于開元通得二千餘篇分二十六卷自天寶以後則風格漸卑其音亦多怨思矣故削去不録張子撰述之精世自有能知之者故弗論乃相與論著其大者如此云

疑略序 丁自申

六經語孟曾思之書其垂於世而焯然大明者是豈一人之力哉古者遺書方出秦火之厄傳誦未廣也漢儒遞相口授皆業專其書相與參訂缺謬而疏其訓釋雖

其言不能皆醇而所以羽翼聖經以待後人之慎擇而取者其用心亦勤矣然當時親傳聖藴如學庸二書猶混於傳記之中至唐韓子特揚大學誠正修齊治平之序卓然於原道有見未可以其遺格致而輕訾之李習之發中庸論誠之旨為復性書其言有漢時白首窮經之士所不能到而書不待宋儒而後表章者夫以文公朱子殫其平生以集諸儒大成可謂前無古人悠悠千載何韓李二公獨以文稱而與抗焉謂原道復性不得

與於斯文不可也由唐而後其各以所見互相推明而共致力於遺經者抑又多矣今當經學大明之世儒者之弊大抵在於襲前人之成說隨聲雷同而莫知所裁此其名為尊朱而實未知所以尊譬如遐方蠻服奉諸夏之正朔而倫叙等殺所以軌聖而合天者彼惡能盡識哉近世陽明王氏稍摘一二以駁朱說之漏使紫陽復生亦當與之去短集長上下其議論焉然義理無窮人各有見安知異時不復有駁予者必硜硜然已之為

是而彼之為非也則亦恐非公聽並觀之義矣乃今觀於堣齋先生之為是書也折衷朱說而反覆於義理之所安不敢於背朱未嘗狥人之所同信不必於異朱未嘗諱己之所獨得葢更數載而後就稿翻數稿而始成書有以知先生之用心於學者深已且先生誦朱之書而尊守其說者也豈敢以其言少出入於朱而覆坏土於泰山添勺水於江河以求多哉必無是也先生之心固朱子之心也夫朱子極尊信程子而易本義不必盡

同於程傳其序伯恭甫讀詩記也深有味乎其言至自為集註少或取之使以學庸章句為已足矣不必别為或問以附其後若解誠意章末為絶筆其他固當覆改也所謂以俟後之君子者則亦何妨於後學之申明耶惟不察其用心之所在而妄肆詆議輙欲求勝于前人者斯為可憾耳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非一日之失也所以刋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儒者勞心苦神於汗簡之中欲為千世决難解之惑惟使學者各

極其所見什取其一伯取其什庶幾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論公矣然彼斤斤焉斥漢儒之妄必蕲千百歲之後復得一歐陽修者至于再至于三以附同其說得無褊而傷于固歟先生之書既著不以自是其說而名曰疑畧斯其義可與朱子相發明而其虛心出近世豪傑之士之上宜為學於朱者之所取也愚也讀先生之言雖未至懵然無所疑乃竟不能發一辨難以相質證以此見愚之不足以語乎斯道而未免墮於隨聲雷同

之槳因刻先生之書而序之竊顧再有請于先生

明文海卷二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任鑑

明文海卷二百十六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七

著述

山西碑刻目畧序　李濂

夫山西堯舜禹之故都也秦漢以來碑刻繁于天下乃嘉靖癸未秋余赴官晉陽竊自念曰兹行也必得縱觀古金石之文如圖誌之所載者比入絳州而絳帖及東

庫本亡矣至介休謁郭有道之墓而蔡邕之隷碑亡矣渡滎河訪后土之祠而漢武之秋風辭碣亡矣上黨沕馮𣜀之碑榆次失荀䝤之刻顧所存者皆宋金元近代之物可觀覽者絶少而漢魏兩晉諸名刻無一存者然則堅珉玄石果足恃耶昔歐陽永叔集古之遺刻謂物之終敝雖金石不能自久其感慨咨嗟之意溢于言表君子當知所以自立者矣余按部所見悉輯録其目以備考訂仍各疏其槩于本刻之下而題之曰山西碑刻

目略貽我同志聊資博識云爾嗚呼好古君子豈無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乎嘉靖乙酉冬十一月朔日浚義李濂川父書于鴈門行臺

河南碑刻目略序　李濂

余少讀歐陽公集古録趙明誠金石録洪适隷釋鄭樵金石畧竊愛其紀載三代秦漢以來金石遺文甚夥濂雖間見一二恨不獲遍閱其真蹟而為之一快云或難之曰古人之文方冊具載之矣何必覩其真蹟而後快

于心乎曰漁仲蓋嘗言之矣方册者古人之言辭欵識者古人之面貌以後學企慕古人之心使得親見其面而聞其言何患不與之俱化耶洙泗三千皆為賢哲而後世罕聞焉由弗得親見聖人之儀型爾金石質堅可垂永久以玆稽古庶不失真是故觀晉人之筆法可想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之字畫可坐得唐人之典則慱雅好古之士舍是其何以哉抑古人之真蹟傳世有久與不久者視石之堅脆而已矣今天下之石惟齊魯為

最堅故秦漢以來碑刻僅存于世者莫盛于山東如泰山孔林濟寧州之所存者可考也其次莫若河南而河南古碑之最善者莫如酸棗蕩陰受禪尊號諸碑耳濂聞見隘狹未能盡見天下古刻以償夙願繄古里河南實古中原之地其間豐碑巨碣殘章斷畫幸存於風雨剥蝕之餘樵牧毀傷之後者尚有之矣蓋嘗訪造其下摹搨而歸墨本瓌奇照映几席每一展玩心志豁然始信漁仲所謂見古人面貌之説良不我誣也復念深山

窮谷之中土壤埋没荆棘隐翳未見于世者不敢謂無也然則余之斯録詎能盡河南境内之所有而無遺乎姑摭所見裒輯成編且各綴以數語效顰歐趙萃玉河嵩聊以為一方碑刻目畧俟後有所得則續録于左焉是為序

夏周正辨疑會通序　李濂

濂聞之師曰春秋昭明如日月簡易如天地垂訓命辭直書無隐顧世之學者每求之於深奥而聖人筆削之

旨荒矣按春秋隱公元年首書曰春王正月左傳曰王周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伊川程子乃為之說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夫以程子之賢豈懵于此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一言今夫論語者聖人論道之書也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也其為書固不同而可以例觀耶胡文定作春秋傳乃曰以夏時冠周月龜山之在當時已不能無疑答書辨駁冀其改正而文定卒未之從此所以啓後儒紛紛之議也自是而後衆論蠭起

或以為改月不改時或以為時月皆不改或以為時月皆改甲可乙否各持堅白不相下于是春王正月之旨遂為千古不决之疑矣嗚呼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仲尼以為災及其身矧春秋之作將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而使之悚然以懼耶斯理甚明無可疑者今不復深思熟講以窮至當之歸而固執意見之偏輙欲盡廢衆說曷若姑守闕疑之訓虛心研究以徐求其得失之為

善乎屬者嘉靖丁酉北畿鄉試主司嘗以此為策問而力主葉時戴良周洪謨之說刋刻程文貽譏當世逾三科丙午南畿鄉試主司鑒北畿之誤復以此為策問大意謂孔子周人也嘗曰吾從周苟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其何以訓天下哉試録一出海内有識之士咸是之孰謂人心無真見天下無公論哉濂屏處山林日長無事凡六經疑義竊嘗究心而于春王正月之旨尤數數焉乃絫考羣言就正有道反覆思繹久之有得爰輯舊聞釐

為四卷題之曰夏周正辨疑會通其前二卷所載雖於經旨有乖聊復存之欲使學者先覽庸知其誤後二卷所載庶幾弗悖經旨謹備録之以為讀春秋者之指南所謂昭明如日月簡易如天地者始曉然於天下而莫之能惑亦古今之大快事也區區自惟寡陋夫何所知詎敢仰測聖筆之萬一博稽衆論漫爾折衷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汴京遺跡志序 李濂

余未第時讀書吹臺嘗輯宋藝祖而下九帝起庚申至丁未凡一百六十有七年之事為汴宋春秋垂完而輟既叨甲科遂服官政固無暇及此丙戌免歸始得肆力纂述乃于篋笥中檢尋故稿散逸罔存于是追憶舊聞著汴京遺蹟志二十餘卷冠之序曰粤惟秦漢以來天子建都之地曰關中曰洛陽曰建業曰汴梁曰臨安其間遺蹟往事非藉圖籍以傳則蹟與代湮事隨人滅陵谷變易城闕丘墟雖都人遺老有不能道其遺址之所

在者矣然則圖籍之在寰宇豈可少哉今關中有三輔黄圖呂伋公長安圖記程文簡公雍録葛稚川關中記洛陽有楊佺期洛陽圖韋述西京記李格非洛陽名園記王正倫洛陽類事建業有史正志建康誌朱舜庸建康續志陳魯南金陵圖考臨安有武林舊事周淙臨安志李心傳朝野雜記皆行于世學士大夫一展閱間故都遺蹟宛聚目前不必履壞觀風訊宫問沼躡荒臺矚廢殿而感時懷古之情自不容已於卧遊之頃矣獨吾

汴自五代以迄於宋久為帝都而紀載之書無聞焉幸
徼有孟元老夢華録一帙蕪穢猥瑣無足觀者余丱角
時聞先生長者咸稱宋敏求東京記王權夷門記頗為
明悉而未之見間嘗徧叩城中藏書之家暨海内博雅
之士皆亡有也丙午之夏余避暑于南垌别墅幽居寡
營神慮澹爽乃稍親筆研創輯汴京遺蹟志成所愧聞
見褊陋蒐羅踈略㮣括靡周詮次無法詎敢曰與呂汲
公程文簡諸君子之編並行于世哉聊亦摭故實備考

索舒慨惋資譚噱補鄉國之闕文消山林之長日而已乃若區區刪訂取舍之意備見凡例所謂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畧寓于其中讀是編者當自得之

事類賦序　李滮

宋博士渤海吳淑著事類賦百篇奉詔而爲之註蒐羅百家貫穿古今可謂博洽也已余覽是書未嘗不嘉其考覈之精叙述之美而三歎其用心之勞也雖然余竊有論焉載述日多世鮮自得之學以得之之易也七十

子之徒目不見載籍而斐然成章以得之之難也古之人有老而後見完本論語聘上國而始見詩之風雅頌適魯而始見易象春秋其得之之難如此故其潛心覃思强探力索一旦豁然貫通則為自得之學矣近代雕印實繁汗牛充棟故學者徹悟寡而剽竊多訓愈明而功愈懈如道德性命之説則有陳北溪字義程若庸字訓而真西山讀書記為尤精如車冕器服之辨則有朱晦菴儀禮經傳通解楊復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為尤

備如草木鳥獸蟲魚之類則有司馬公名苑陸農師埤雅而羅鄂州爾雅翼為尤悉是故古之人有終身不能通者今開卷了然而可曉然無體驗精察之功其于此心之自得何如也吴氏此書聚博為約最便近學且槩括成賦諧以音韻誠類書之優者也展而閲之亦窮理格物之一助惜乎賦體皆俳匪古之軌蓋遵當時取士之制云爾開封守南宫白侯刻寘郡齋請余序之余僭書所見於卷端如此甲午冬十一月朔嵩渚李濂書

救荒本草序　李濂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本草興焉陶隐居徐之才陳藏器日華子唐慎微之徒代有演述皆為療病也嗣後孟詵有食療本草陳士良有食性本草皆因飲饌以調攝人非為救荒也救荒本草二卷乃永樂間周藩集録而刻之者今亡其板濂家食時訪求善本自汴携來晉臺按察使石岡蔡公見而嘉之以告於巡撫都御史蒙齋畢公公曰是有裨荒政者

乃下令刋布屬濂序之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五曰舍禁夫舍禁者謂舍其虞澤之厲禁縱民采取以濟饑也若沿江瀕湖諸郡邑皆有魚蝦螺蜆菱芡茭藻之饒饑者猶有頼焉齊梁秦晉之墟平原坦野彌望千里一遇大侵而鵠形鳩面之殍枕藉道路吁可悲已後漢永興二年詔令郡國種蕪菁以助食然五方之風氣異宜而物產之形質異狀名彚既繁真贋難別使不圖列而詳說之鮮有不以虺床當蘼蕪薺苨亂人參

者其弊至於殺人此救荒本草之所以作也是書有圖
說圖以肖其形說以著其用首言產生之壤同異之名
次言寒熱之性甘苦之味終言淘浸烹煮蒸曬調和之
法草木野菜凡四百一十四種見舊本草者一百三十
八種新增者二百七十六種云或遇荒歲按圖而求之
隨地皆有無艱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書也有
功于生民大矣昔李文靖為相每奏對常以四方水旱
為言范文正為江淮宣撫使見民以野草煮食即奏而

獻之畢蔡二公刋布之盛心其類是也夫

六朝詩序　沈愷

叙曰詩以微言風諭緣之性情三百篇尚矣風逸而不蕩雅麗而有則頌簡而統要義例不同體裁自别漢之蘇李因心師古獨超玄乗故其為詩辭質而腴興近而遠雖慷慨激烈猶有三百篇之遺魏則直舉胸臆閑曠清適雖存之隠冥而風神猶振晉緣情述景機秘大露且縟靡未刋而格致漸衰下逮六朝去古寖遠風流日

下倡為聲律靡靡然同風蓋偶麗排巧之習勝而溫柔和厚之體微矣大雅君子若在所棄而猶取焉者何夫作非神解詩以感興攻尚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故騷者古之變選者騷之變律又選之變其習愈勝其變愈奇今夫論詩者往往祖尚唐人片辭隻句流布海內爭起濯磨屏棄前好至白首吟哦務追並軌其容聲音響稍落凡調不類唐語輒為廢詩棄去弗録嗟乎唐固足尚矣然緣裔窮宗要有所自遡流達支豈無本源故

唐律者後人之軌範也而六朝者尤唐之所自出也直以六朝用文以掩質故始茁而未全唐人由質以成文故體備而並美唐太宗雖以英發蓋世一時賡倡窮靡極麗要之不出隋陳之習而凡其獵秘搜奇洋洋可聽者齊梁人又皆先為之矣衍而極于少陵太白風格體裁曲盡其變而詩至是彬彬然盛矣毋亦六朝者乃武德之先驅開元天寶之濫觴乎楚人有欲知海者不即指海示之曰黄河砥柱此海之源也溢而雲夢蕩而震

澤雖其洪濤巨流變怪百出則固黃河砥柱之支也知唐詩之為盛不知唐之所自出殆泛雲夢震澤而忘其為黃河砥柱者矣惡乎可哉長谷徐子素善詩悟漢精秘契魏本宗而猶屬意斯集者夫豈漫有所及也將以備天下之大觀因以章唐律固有所祖云

書國風鄭衛篇後　薛應旂

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大夫

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詞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雞鳴丘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蘇子衿之類悉改序說恐非夫子删述本指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尚近經師傳授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雖然詩亦稽實待虛之作未必專指一人一事而言必如孔孟說詩乃為得之如素以為絢憂心悄悄之類今皆可見下此則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

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吾思學者讀經但當以爾雅辨釋字義屏去訓詁虚心潛玩當有得矣

皇明百家詩序　薛應旂

昔人謂文章關乎氣運而聲音與政相通豈不信然哉乃若詩以言志固文章之英華而聲音之槖籥也先王陳之以觀風諸侯貢之以獻俗實以寓慶讓黜陟之典而扶世立教之義葢莫大焉使其末藝細故而無益於理亂則古昔盛時之君相方設官立政體國經野之不

遑何乃為此不急之務耶周室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行人不采風樂官不達雅而各國卿大夫交鄰聘問猶以微言相感揖讓之間必稱詩以諭志葢以別賢不肖而盛衰隆替亦將於是乎徵焉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列於侯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閭巷之辭無復上達漢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亦可以觀風驗俗而知厚薄延至晉魏六朝多緩弱綺靡之詞没風諭興感之義唐人以詩取士作者輩出

風流習尚大雅日漓而藝林詞客顧皆極口推尚模擬誦法嘗自以為不及蓋七八百年于兹無有異議直謂宋人無詩元以來雖學唐總不能得其肯綮此其言若出一口而於身心性情世教民彝關係與否置弗論也嗚呼亦甚乎其惑且誕也久矣吾友是堂俞君謝憲長家居杜門温繹舊所讀書間乃盡索我明諸名人詩彙次成編凡數百家家為刪定綴以小序題曰皇明百家詩以彰昭代人文之盛刻成屬余序之余謂俞君平生

規為經畧欲有為於時而弗克究其志以歸掩目淵潛於世若無涉凡所以維持世風警切時事者有不能以但已也其為是者蓋自附於古人陳詩采風之義而豈為騷人墨士立赤幟哉夫苟取其所編而徧觀之則我明自開國以至於今氣隨運復文與時遷而人品士類汚隆高下一諷詠之間可以知其大都矣秉陶鈞以斡旋元化一匡皇極者將不有徵於是耶余故歷述詩之為教以明俞君之所以集是編者匪直藝焉而已也

六朝詩集序

薛應旂

今天下論詩者謂不關理論理者多病詩一及六朝不遑究觀而襲聞傳聽已槩擬其侈靡矣嗚呼詩本性情哀正汙隆理無不在不有獨見率同耳食未可與論詩可與論理也乎哉故曰商賜始可與言詩也或謂六朝詩惡得與三百篇比不知先民所詢聖人所擇狂夫采薪咸為陳列故仲尼歸衛而正季札聘魯而觀蓋未嘗遺乎列國之風也齊梁間人士獨非閭巷歌謡棄妻思

婦類耶昔王通氏聖之修者也其所續詩今不槩見然觀其稱士衡之文以及靈運之傲休文之冶鮑照江淹之急以怨吳筠孔珪之怪以怒謝莊王融之纖碎徐陵庾信之夸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諸王之繁謝朓之捷江總之虛顏延之王儉任昉之約以則是其所續者大都皆夫人之詩耳四名五志意義所繫豈徼乎哉然則斯集也固不特漢魏之餘波初唐之濫觴也矧夫諸侯不貢詩行人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而列代

之風泯焉久矣論世以徼化者于斯可勿之觀耶

苑洛先生志樂序　楊繼盛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絶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于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于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弊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為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于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

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歳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吕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于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于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于樂者無不条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説矣于是有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脱悟于載籍之舊或神會于心得之精或見是于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

矣于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圜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圓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𤗈賓祀地祇以太蔟享人鬼一

造化之自然以黄鍾一均之備布之于朝廷宫闈實古今之絶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為道盡于是矣志云乎哉其于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録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為是書感通所至觀仰袜出聽之説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黄帝制律吕與伏羲畫卦大禹

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
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
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
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
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于樂者茍能講求而舉
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為益
大矣然不若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
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

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于同志君子云

水利全書序 周祚

嘉靖甲午僉憲西蜀朱君子和按水利兩浙顧昔失常典民不可守俾各郡列利害總其綱紀成一家之言名水利全書余讀而序之紹興海水北跨數百里害之大者也古者立國居民疆理為上川澤為下四海之水常弱中國之土浮焉是天地之統會經理之攸宜也故四海祀常尊受璧沉祭出于川澤紹興東海支流也東望

扶桑南瞻溟渤其所抵極埒焉民盧舍聚落肥淤之田
横亘屬縣亦數百里去海岸不百步隄防潰決湛溺立
見俟退排水澤而後居之民不堪矣大率隄防治否水
害之深緊也其治之法與治河異河水行地中海水出
城外大禹治天下之水不及海也司馬遷河渠一書止
于河患是無治之也往五六十歲海水從漁浦入阡陌
中經百里包白馬諸山後入于海民雖為陂障膏腴決
裂矣前太守謀塞之魚鱉之地桑麻相望其利百倍民

今食之無窮已也夫海水善下引而歸之土中不幾相漂乎賈讓治河之説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彼之所為兒口此則所為牛後矣治海而不塞日見其難矣繕完隄防勞費無已雖聖人作用罔能越是圖書較明彰彰可覩也若夫陂塘江湖民逐水草轉而衣食之則在所簡焉漢書云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是會稽即今紹興也余嘗登禹陵之山而深有慨焉神禹治水畢功于會稽夫難者先之易者後之聖

人行事本末之序也觀其會百王朝萬國曷嘗他務哉則會稽之水其畧可知矣朱君不遺巨細俾皆書之其知今昔之異宜不忘于隆盛也耶

重刻文選序

田汝成

周衰先王仁義禮樂之教其實不布于治功而其華散于文墨縉紳之流操觚引翰者各以有所得恢張緒餘垂聲藝苑蓋起自嬴秦盛于漢魏襲于六朝靡漫極矣傳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先進識者擷其實後進識者獵其華吾因是而知先王教澤涵濡波及後世者至深遠也梁太子蕭統監撫之餘招徠才彥玄覽前載芟穢披珍存什一于千百分門萃類為書三十卷題曰文選自唐以來文章者家視為標準鴻儒碩學罔不取材可謂總七代之英靈流萬古之膏馥矣宋時學者不解文銓妄加參駁謂統拙文陋識去取違宜若董仲舒之對制劉向之叙戰國策王羲之之記蘭亭陶淵明之賦閒情則遺而不録相如

賦上林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叙玉樹青葱則槩收之而不辨其謬以此譏統暴瑕掩瑜不原作述之旨統不云乎若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者今之所撰抑又略諸蓋能文固先于立意而立意者未必專于為文故議闗國是事載史官雖董賈之言亦所不採若體屬詞章思歸藻翰即揚雄符命又何擇焉大抵選例崇葩華而畧簡潛執規觚而齊體裁是以考辭按部璨若連珠大篇短章咸歸穠郁詩如淵明文如蘭亭非不皎然

清逸也第使掇入集中揆之諸家覽非一色矣若夫閒情一賦明為白璧微瑕蓋處士興寄冲寂不當學步豔詞勸百諷一自舛平生若以淵明之故槩奬為佳是寶夏氏之璜而忘其考也上林甘泉宗工傑構廼直以片謬致捐是憎蟻鼻之鈌而棄純鈎也况統集衆見以取裁可否于甲乙者必且審矣而一以譙統不亦固哉邇來更有文選增定廣文選諸篇自附于統彌縫其闕而匡救其謬殆為末學膚受不知而作較之宋儒抑又甚

焉故愚嘗謂文選一書譬之園林也怪石蟠松奇花異卉以延賞適而已楩柟豫章非所植也又譬則散樂焉吳趨楚舞擫管彈絲以娛眺聽而已而一唱三嘆以雅以南非所陳也述作之旨機軸存焉執是而求羣疑可釋矣唐時李善始為箋釋呂延祚病其未備乃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重加疏解後人併善註而傳之名曰六臣註凡六十卷蓋皆奏進于玄宗者故稱臣焉錢塘洪君子美得宋刋本重鋟梓校讐精緻逾

于他刻且子美之文雅有足稱者予為叙其首簡而并著所以解笑于統者以平章選例云

先夫子曰田汝成字叔禾錢唐人廣西叅議所著炎徼紀聞人稱其有司馬之致然以文成之撫為處置失宜豈必如韓雍之斬刈如犬豕乃為得乎私記叔禾嘉靖丙戌進士西湖遊覽志亦叔禾所著

西湖遊覽志序　田汝成

海上之士往往談蓬萊三島之勝恍惚渺茫莫可踪跡

豈若西湖重青淺碧抱麗城闉陸走水浮咸可涉覽況帝都之餘藻飾華富即海上之士所稱珠宮貝闕琪樹瓊花當不過此宜乎勝甲寰中聲聞遐服也然海內名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曩歲五嶽山人黃勉之嘗謂余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霓裳不按譜也予盍圖之時予敬諾而五六年前宦游無暇迨乎宅憂除服聊寓目焉風景不殊良朋就世言猶在耳負約已長因念古人踰祥援琴將以舒其菀結聞遂作賦用以

感於幽冥予不敏竊比山水于笙歌擬呫嗶以酬諸一物二義爰契我心于是紬集見聞再證履討輯撰此書叙列山川附以勝蹟揭綱統目為卷者二十有四題曰西湖遊覽志裁剪之遺兼收並蓄分門彙種為卷者二十有六題曰西湖遊覽志餘客有病予此書多述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慾宣奢非以長化也予則以為志者史家之一體也史不實録則觀者何稽焉故太華終南守國者恃為金湯之固武夷鴈蕩棲真者隐為解化之

區嶽麓鵝湖講學者闢為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居焉而欲諱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祇益浮偽爾史家不為也客又病予此書名繫西湖而傍及城市覈實不符予則以為西湖者南北兩山之秀液也南北兩山者西湖之護沙也滋靈釀淑條貫同之若非探本山川因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為摹寫西湖也學使文谷孔公嘗覽而嘉之曰殆郡史也美刺並陳欲為鋟傳而以憂去侍御紀山曹公亦欲鋟

傳而復以憂去至是侍御劍泉鄢公按部兩浙政肅風清博雅崇文垂情藝苑布憲之暇訪及此書覽而嘉之謂郡守嚴公曰是誠郡史可以傳矣嚴公敬諾屬貳守丘公綜理之而民部秋軒薛公水部洪宇王公咸榷稅于杭聞兹盛舉亦捐貲焉未浹四旬勒梓已竟竊愧才綿識昧筆削無方符篆詅癡虛上官之雅意楮宜覆瓿貽大方之哂言若肯苴其闕畧弼其訛謬裒為別集被我寵光是大願也

明文海卷二百十六